

●由沈映丽演的潘金莲，盼望武松到来。



●武松大闹狮子楼斩杀西门庆。



●潘金莲被武松逼问。

早前在上海观看了传统经典名剧《潘金莲》，与八月底香港戏曲节的《武松与潘金莲》大同小异，不过上海看的版本，较为摆脱传统，有点为潘金莲“平反”的意味。

平反传统《潘金莲》

八月底“京昆剧场”作为香港戏曲节压轴节目演出了《武松与潘金莲》，邀请了北京昆剧院的老艺术家侯少奎来港担演主角武松。侯少奎是红生(关公戏)、武生兼擅，演武松威武有气度。搭配“京昆剧场”两位台柱：邓宛霞演绎潘金莲，艳丽风情，耿天元演西门庆，倜傥风流。三人表演默契十足。然而以剧情而论，则属传统套路。

情节是耳熟能详的：武松路经景阳岗，乘醉打死猛虎，名扬天下，被奉为英雄游街，于阳谷县巧遇胞兄武大郎，遂随兄长返家居住。武大妻潘金莲，因与大哥成亲始出无奈，见武松豪侠气概，心生爱慕。在家备酒欲诉衷情，被武松厉言相拒。武大卖饼归来，得悉武松须外出公干，二人洒泪相别。一日，金莲挑帘失手，竹竿落于西门庆头上。西门庆爱金莲美貌，二人眉目传情。茶婆王氏受西门财帛，以裁衣为名，撮合二人成奸。武大撞破，被西门庆殴打，王婆唆使金莲毒杀武大。武松归来，追问兄长死因，金莲佯称暴病而亡。武松夤夜守灵，其兄显魂。次日武松自邻里处查得实证，于武大灵前审出事情本末，手刃潘金莲、杀死西门庆后投衙自首。

这个戏是北昆版本，看戏名，便知是以两人为重，甚至是武松更为重要一些。因此后半部的复仇杀奸，演绎得相当细致。

复杂的人性演绎

武松潘金莲故事，出自施耐庵所作长篇章回小说《水浒传》，改编为舞台戏剧，情节保持大致不变。不过，看过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，小说里没有一个好女人，女性人物，不是凶悍便是奸淫，都不得好下场！对此近代已有不少评论文章分析，甚至怀疑施耐庵是否有仇恨女性的情意结。

施耐庵品性如何，现在已难猜测，惟是时代不同，观念日益转变，《水浒传》书中痛斥潘金莲淫荡的道德观，置之今时今日，难获得共鸣，因为潘金莲是不甘心受张大户凌辱，被逼嫁给丑汉武大郎的。年少美貌的潘金莲对于这无奈的婚姻不满，今日看来也属人之常情。她见武大郎的胞弟武松年少英雄，萌生情意而出言挑逗，这是有违伦理，遭到武松斥责本属“自招其辱”，但她的不自主婚姻仍是受人同情的。至于恶霸西门庆垂涎潘金莲美色，经王婆撮合和潘金莲勾搭成奸，并诱使潘金莲毒死了武大郎。杀人一命，罪不可恕，致令最终为武松所杀，惨澹收场。

上海昆剧团的演出版本与北昆稍有不同，主要是刻画潘金莲的不由自主悲剧命运，她是一步一步走上遭受毁灭之路，非尽是天性淫邪的坏人。根据旧演出本，这个故事留存下来的只有《戏叔》、《挑帘》、《裁衣》几折戏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复排此戏的上昆艺术家梁谷音、计镇华，也就循此方向增添其他内容，成为全本戏。梁谷音对于为传统上的坏女人平反，可谓素有经验，除了潘金莲，还有庄周试妻的田氏、弃朱买臣而下堂求去的崔氏，她都赋予更复杂的人性演绎。

梁谷音、计镇华、刘异龙传授，青年演员沈映丽、袁国良、孙敬华主演三位主角潘金莲、武松、西门庆。至于剧本则仍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的版本。由于编与演都有了不同的诠释，看这部戏，并不觉得潘金莲那么可恶、该杀。梁谷音在一次大学的演讲中，解释了她对人物的调整，例如在《戏叔》一场，潘金莲出场，便唱了一大段描绘她的心理状态：“梦魂杳。这新愁蹙上眉梢。恼蝉儿呱噪，怕残夏催得红减香消，空留得美貌无瑕，枉自向秋风枯槁。啊呀老天呀，蓦地里俊才降下。”这一段连唱带做的表演，生动地表现了潘金莲的落寞、愁思，从而对真爱的渴求。巧的是这唱段用了曲牌《锦缠道》，正是另一个“不安于室”的女人：《蝴蝶梦》里的田氏在《说亲》一折戏里所唱的开场曲，内容也大同小异：“自嗟呀，处深闺，年已及瓜……”怀春之意溢于言表。

其后的场次，潘金莲也是以人性化的面貌出现：如《挑帘》的羞赧不敢与西门庆答话；《投毒》被王婆所逼，手执毒药惊惧万分，以大幅度的耍水袖来表现心理不安，最后在武大灵前受武松质问，含泪诉冤，既悔恨犯错杀人也慨叹命运坎坷。总体的处理，从同情这个人物出发。沈映丽由于是闺门旦出身，扮相俏丽、表现柔美，比起邓宛霞演出潘金莲的泼辣，又自是不同的处理。

此外，上昆版没有武大鬼魂显现，是验尸的乡亲告知武松真相的，继而武松大闹狮子楼斩杀西门庆。这个处理手法，不似北昆版着重武大的含冤枉死，只以武打来丰富舞台表演。

编与演的不同诠释

我于十月底在上海看的《潘金莲》，是由